

■新作聚焦

张炜长篇小说《独药师》:

自由的礼赞与生命的哀伤

□宫达



张炜

《独药师》好像是突兀而出的海市蜃景,为我们呈现出一派迷离眼目的神妙气象。这不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张炜,其叙事方式以至于语言诸多方面,都给人以明亮耀眼、别具姿容的强烈的新异感和冲击力。语言的独特魅力和情节的环环紧扣,具有迷人的美学气息。很少看到一部书这样淋漓尽致地写出灵与肉、东方与西方、修持与放纵。它们透过令人过目不忘的情节和人物,更以内敛迷人的“张炜语式”表达出来。

在完成《你在高原》这样的巨量作品之后,张炜反又轻装简行,写出了《少年与海》《寻找鱼王》等一系列“年轻态”的灵异之作。更加出人意料的是,最近,他又带来一部别有天地的长篇新著——《独药师》。

《独药师》的问世可以说超额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这部长篇好像是突兀而出的海市蜃景,为我们呈现出一派迷离眼目的神妙气象,是一部给人全新审美感受的瑰异之作。这不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张炜,其叙事方式以至于语言诸多方面,都给人以明亮耀眼、别具姿容的强烈的新异感和冲击力。语言的独特魅力和情节的环环紧扣,具有迷人的美学气息。

通读全书,我们大概会困惑于小说的三个谜题:革命秘辛、养生指要、情爱笔记。无论哪个方面都能制作出博人眼球的畅销书,然而这三者之间交织成的却是至大的命题,有着无限的蕴藏和广阔的解读空间。自古以来,人类生存的悖论,爱欲与长生、与革命,教化与暴力、与宽容,它们一齐纷至沓来,足以引发现代人难以回避的诘问与沉思。

小说写的或是一段有历史依据的“实在”:基督教最早登陆于胶莱河东部半岛的历史史实。山东半岛曾经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最巨、儒释道基督四大宗教相融合、相对峙的前沿地区,作为同盟会北方支部所在地,也是革命党人与清廷发生最激烈决战的地带。书中的革命者徐竟便是取材于著名辛亥革命英烈徐镜心的事

迹。小说里的麒麟医院,其原型即半岛教会于1901年在烟台创办的怀麟医院。这所中国第一家西医院,早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设的北京协和医院近20年。怀麟医院为美国南方浸信会所属,在华影响巨大且为半岛地区的医疗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东西交融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怀麟医院的女医护艾达·普鲁伊特后来又曾到协和医院一直工作到1939年,回到美国后,又为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努力。小说里的尹普特、艾琳、陶文贝等人无疑闪现着当年普鲁伊特家族的身影。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做了大量的功课,这也是该书得以成功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追求长生是人类的本能,而东部半岛正是东方长生术的发源地,有源远流长的修习传统。本书关于半岛秘术的铺陈诠释,可以说出神入化、深得精微,使得这一最具东方文化精髓的神秘现象得到清晰呈现。无论是从美学还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讲,这部属极具危险性的高难度动作,稍有闪失就可能跌入俗赋庸常的谷底。从大俗到大雅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独药师》在这方面把握了极强的分寸感,取得了一种习气尽除的惊诧效果。

小说以西方理性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交集和冲突为结点,将西风东渐带来的变乱交割作了生动逼人的描述。主人公季昨非苦苦追求西化丽人陶文贝的曲折经历令人唏嘘,而那个集中体现和象征了东方神秘主义的养生奇人邱



琪芝,又透出一言难尽的东方的悲哀。这里没有什么概念化和简单化的肯定与否定,而是一种直抵真实的呈现,处处透出人类悲剧性的惋叹。

在风起云涌的1914年前后的半岛,死亡如影随形,苦难接踵而至。一个人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徘徊,不知何去何从。书中的两个养生世家代表人物在生命垂危之时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逢乱世,最值得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养生。”整部书的思想蕴藏在太丰富,但有一个追问之声是不能泯灭的:在各种风潮与蛊惑诱惑当中,“我”在哪里?“我”的尊严和自由,“我”的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这是全书透过人物命运隐晦发出的一个令人感泣的追问,或许等待我们每个人的回答。

无论是养生家长生的丹丸还是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凛然,无论是要死要活的爱情还是惊心的纵欲和发泄,都于沉静无声的午夜,逃不过这样的追问。回答自是不易,但每个人或许从出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这样的命题。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这样两个场景:对革命嗤之以鼻的养生大家邱琪芝最后竟死于反革命的枪弹;而革命党首领面对上千青年的鲜血,回答“不以暴力抗恶”者的

主张说:“这除非是遇到了‘雅敌’才行……不然,那就拖着被凌迟后的一副骨架去乞求和平吧!”

同时,小说中也不乏出色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描写。与阅读习惯有悖的是,本书的女主角是在全书近三分之一处才出现的,而与主人公“对手戏”、贯穿全书且一开始就出场的人物却是百岁老人邱琪芝。从作者的立意上看,这只是从生命不朽的高处倾泄而下的一道大瀑布,而绝非是什么“情爱小说”。但是,这激烈的情色又分明让人沉迷,就像书中主人公长期沉迷于“死亡/长生”一样。

单行本中最后的《管家手记》,与正文之间构成了难得的有机组合:由它与前边的故事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使全书变得绵密而宏伟,可以带领读者走向更为深远丰茂的至大境地。

很少看到一部书这样淋漓尽致地写出灵与肉、东方与西方、修持与放纵。它们透过令人过目不忘的情节和人物,更以内敛迷人的“张炜语式”表达出来。最令人击节的是它的语言:简洁而富有张力,好比钢刀出水般干净,闪亮锋利,让整部书读来有一种快刀斩除般的痛快。干干脆脆,锤击石裂,碰撞出金星四溅。

这样的一部书与这个时代相逢,当属一次不期而遇。它明朗又隐晦不彰,以超出一般的多义性而显得格外费解,这应该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我承认这种解读是吃力的,但又格外饶有兴味。太好读却又太费解,大概这才是《独药师》最为迷人之处。

■评论

《市井》:穿透一轴连绵的市井人生图卷

□李一鸣

翻开张克奇的《市井》,就如打开一幅《清明上河图》。作家以从容的笔墨与耐心,独到的视觉维度与心灵发现,将自己深居其间的小城众生相描摹成独具魅力的文学文本。作家规避了散文中主体的惯性在场,以一个人物或多个人物为主体,建构出一轴连绵的市井人生图卷。

自古以来,希望的恒久存在与实现的遥遥无期、低下卑俗的难以根除与善的不朽意志,这些永无止息的对抗结构出艺术的多样形态。作者如不细细咀嚼生活滋味,就不可能使得笔下人物如此蕴涵深邃却又自然而生。

《市井》的精妙令人震撼:他的发现如此精微,表达如此独特,对世界的认知却宛若守口如瓶。不能不说

这是堪能打动人心的写作,这种看似随性的文学表现,蕴藏的是对作者心智的多重较量:思想含量、精神能量、创作力量,缺乏其一,亦不可抵达上乘美学之境。透过那些市井中的微尘众生,那一言难尽的人生命运,《市井》层层揭开了庄严的世界内核,也标举出作家潇洒独步的分量。

《理发师》中,从从容看喝茶却似更具深意的小伙子,“做事稳重,言行优雅”却神秘失踪的小史,令人唏嘘的好人不长寿的廖师傅,果如作者文中所引,“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禅意深深本无可解,而仅作为汉字本身,这种心念之困,仍作为之,已足令读者扪心自问,释解曾经的犹疑。《洗澡堂》里,洗澡环境越来越高档,

而世界却越来越肮脏等现象所折射的是一个时代隆隆前行中泥沙俱下的截面,不由得让人深思;子承父业的火烧老板小曾,“朝天锅”暴发户、最后死于非命的老白、勤劳苦命的老张、阴阳街上算卦的乞丐、干活的男人、为传宗接代而被养子毁掉一生的照相天才,为钱财所累而愈加荒诞悲哀的冯姓女人的变异人生,呈现了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

《小吃铺》《阴阳街》《照相馆》几篇中,同样以几个人的命运为表现主体,将市井众生因荒唐执念而生出的人间荒诞、无常与哀凉展示得人木三分。命运仿佛一张巨大的网,将人的生命网罗其中,无可规避,这些看似平凡的生命轨迹,却因文学的特殊表现,具有了引人思考的深切魅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院》一篇,半傻的看门人老四、修鞋的流浪诗人,无望的生活、凄惶的红尘,一对遍尝人间悲苦的卑微生命,却在泥泞的生活沼泽中,活出了宗教意义上的温暖与光亮。这不能不说已蕴含一种救赎般的意味,美丑、冷暖、爱恨、生死,命运无常或天意使然已不再重要了,温暖、感动与疼痛,文学所赋予世界的无非如此。正如被半傻的看门人所收留的流浪诗人在老四死后刻在其墓碑上的诗句:“我的诗歌像五脏六腑一样高挂,苦难中失去了人间惟一的温暖”。文学止

境,莫过如此。法国思想家雅克·拉康曾经说过,“社会往往是一个伤口”。好的文学创作不仅展示了伤口,而且恰恰也是疗愈这个伤口的良药灵丹。

值得关注的是,张克奇的散文作品呈现出一种隐秘的小说体气质。读其作品,常令人联想起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的作品。卡佛的作品同样是记述平民日常生活的乏味、琐碎、无聊以及隐匿背后的愚昧、平庸、悲哀、无奈。智慧的读者不难发现,他作品的内在其实蕴藏着深度张力,常常借由主人公的语言或行为得以全面展示。阅读《电影院》,或能深刻感受到卡佛《大教堂》的丰富气蕴。

张克奇的《市井》以新鲜语调、新鲜质地,在翰林总总却辨识度稀少的当下散文园地开辟了新境。这仅是作家文学卷轴中的一角,更为丰富缤纷的画卷正在未来的日子散开。

专家研讨《剑魂箫韵》:龚自珍传

本报讯 非虚构写作是当下写作和读者关注的热点,而非虚构写作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文体即是传记写作。日前,来自京沪等地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汇聚上海大学,由陈敬耕新书《剑魂箫韵:龚自珍传》引申开去,围绕在传记创作中如何把握好真实性与文学性表达的关系,如何融通历史人物与当下思想精神的关联等问题展开研讨。此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和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周涛、李炳银、郁元宝、韩石山、任安康、郝雨等10多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传记在书写历史人物时,如何用当代人的眼光激活历史,让今人从历史中获得新的认知,这是写作历史名人传记的魅力,也是写作历史名人传记的难题。与会专家学者谈到,很多传记由于对传主的了解不够深透,要么写成年谱式,要么写成大事记或事迹解说,呆板且没有起伏,显得拘谨机械。在《龚自珍传》中,作者述史说事,识人求理,反思评判,激情火辣,刚柔兼并,在追求其史实严谨的同时,构思独特,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另外,这部作品在追求文学性表达和当下性思考时,注意把自己的所思和情感喷发,建立在严谨的史料梳理和考证上,力求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杨欣怡)

朱涛诗集《半轮黄日》在京研讨

本报讯 6月5日,朱涛诗集《半轮黄日》首发式暨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谢冕、唐晓渡、刘福春、张柠、敬文东、孙晓娟、杨庆祥等20多位诗人、评论家与会。研讨会由《诗刊》副主编李少君主持。

朱涛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后来中断了20年,近几年重返诗坛,推出了诗集《站在舌头上》《半轮黄日》。与会专家谈到,朱涛坚持的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他用很多混杂的、跳跃的意象来呈现内心的复杂状态,试图在与语言的搏斗中把内心的焦灼和能量消磨掉,以达到心理的平静。在这种关于个人的表达之中,其诗歌又间接地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宏大命题产生了非常隐秘的关系。比如,时代带给个体的压力、个体对“无物之阵”的抵抗等等。因此,虽然我们无从清楚每一首诗的具体含义,但仍然能够从中读到很多感同身受的东西。在艺术上,朱涛诗歌中的一些意象,甚至进行意象转换的方式,都体现了朦胧诗对其创作的影响。但他将这些意象进行个人化处理,用自己的情绪、思索赋予这些意象鲜明的特色。与会者还对朱涛作品提出了修改意见。(黄尚恩)

韩秀成新作讲述纯真爱情故事

本报讯(记者 王冕) 6月11日,作家韩秀成新书发布会暨媒体见面会在京举行,白桦、张翥、魏建军等与会交流。

韩秀成多年来始终关注社会民生,曾先后推出《底层生活》《新围城》《网络那些事》等不同题材的作品。作者用饱含真情的文字呈现出一幅幅温馨感人的画面,表现了都市底层百姓的喜悦哀乐与命运进行的不屈抗争。此次首发的长篇小说新作《九十年代的爱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青年才俊吴智勇和清纯美貌的校花百合之间一段曲折离奇、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作者表示,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唤起人们对纯真美好爱情的回忆,以谨慎的态度面对爱情和婚姻。据悉,该作品已改编为电视剧剧本。(江子)

江西召开振兴赣剧座谈会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委宣传部在南昌大学召开赣剧《红珠记》研讨会暨江西省振兴赣剧座谈会。

赣剧《红珠记》是一出原创大型古典爱情悲剧,讲述了虞佳妹与李舜卿这一对出身豪门的青梅竹马恋人,因为背负着振兴家族的压力,不得不舍弃真爱,但牺牲并没有换来想要的结局。专家认为,赣剧是江西的古典大剧种,时代发展到今天,这种传统戏曲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振兴赣剧,首先要从产学研一体化着手,把赣剧团、江西省艺术研究院和南昌大学等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新机制来推进,要打造团队,要有剧目生产,还要培养观众,培养文化氛围。最关键的是要尽早推动《江西振兴地方戏曲实施意见》的出台,赶上全国振兴地方戏曲发展的浪潮,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江子)

中国戏曲学院举办2016届毕业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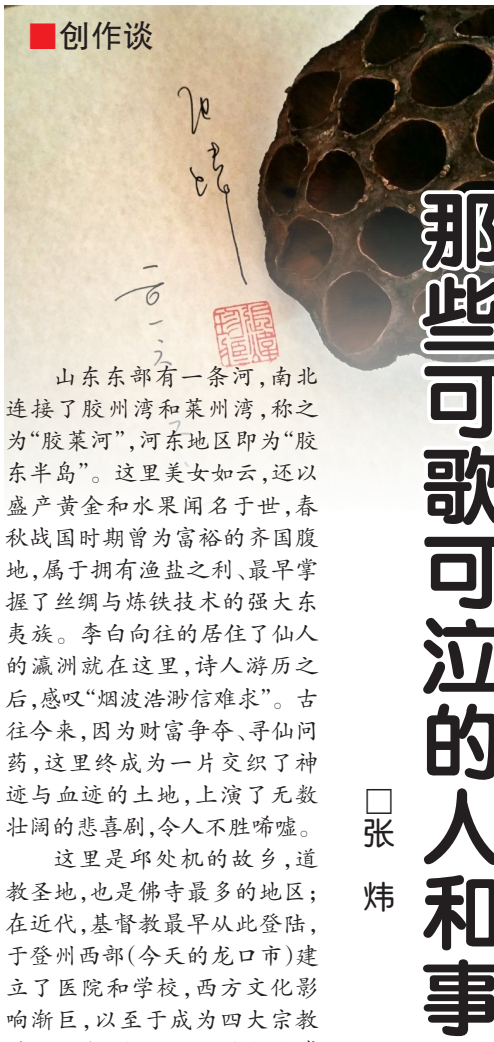
“感恩师长——致老师和家长”、“放飞梦想——致未来”三个篇章,集中了学院各教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特色节目。京剧和多剧种经典片段联唱轮番登台,充分展示了学校品牌专业特点。二胡重奏、服装秀、沙画表演、朗诵、歌曲、舞蹈等节目引人入胜。据悉,中国戏曲学院今后将通过每年的“青春国戏毕业季”活动,在行业中培育重视传承和创新的精神,努力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的戏曲人才,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王昊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总政文化部文化体育处处长、副军职离休干部王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6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王昊,笔名望昊、王伯鸿,中共党员,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196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换心记》,诗集《火线诗集》,长篇传记小说《杨根思》,电影文学剧本《四渡赤水》(合作),长篇纪实文学《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青松挺且直》《开国上将叶飞》《传奇人生》《百旅之杰》(上、下卷,合作)等。

艾哈迈德·阿拜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艾哈迈德·阿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5月26日在辽宁逝世,享年70岁。艾哈迈德·阿拜同志,原名于犁。回族。盟盟成员。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牵骆驼的多斯提》《云南的云》《云贵高原》《风》《白蜡烛》《阿拜抒情诗选》《阿拜爱情诗》等。



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张炜

山东东部有一条河,南北连接了胶州湾和莱州湾,称之为“胶莱河”,河东地区即为“胶东半岛”。这里美女如云,还以盛产黄金和水果闻名于世,春秋战国时期曾为富裕的齐国腹地,属于拥有渔盐之利、最早掌握了丝绸与炼铁技术的强大东夷族。李白向往的居住了仙人的瀛洲就在这里,诗人游历之后,感叹“烟波浩渺信难求”。古往今来,因为财富争夺、寻仙问药,这里终成一片交织了神迹与血泪的土地,上演了无数壮阔的悲喜剧,令人不胜唏嘘。

这里是郅处机的故乡,道教圣地,也是佛寺最多的地区;在近代,基督教最早从此登陆,于登州西部(今天的龙口市)建立了医院和学校,西方文化影响渐巨,以至于成为四大宗教对抗融合、新文化运动激烈博弈的前沿地带。半岛怀麟医院早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创办的协和医院20年;其新学崇实学校学子由青岛分设机构转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由此留洋,后来又催生了齐鲁大学。辛亥革命北方最重要的策源地也在这里,北方同盟会支部即设于此,下辖北京天津及东北三省新疆陕甘广大地区,主要领导人徐镜心即为龙口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常常提到的“南黄北徐”,“南黄”是黄兴,“北徐”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徐镜心。

徐镜心是孙中山的战友,共同于日本发起了中国同盟会,归国后肩负重要使命,以烟台和龙口为大本营,往来于广大北方地区,发动革命,组织大小起义无数,最后被袁世凯杀害时年仅40岁。孙中山一生仅为一个企业家题过词,即烟台的张裕葡萄酒酿造公司,因其老板系南洋首富,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巨大资助,被誉为“革命的银行”。

我作为一个半岛人,常要面对这里的“神迹”与“血迹”,为一代代奋争者而感泣。徐镜心好比革命党人一把最锋利的宝剑,是刺向中国封建王朝的利刃,为中国革命史留下了一道深痕,后来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革命大将军”。他的半岛战友牺牲甚多,如王叔鹤就被清兵凌迟于龙口。怀麟医院救死扶伤,伊普特及艾达,还有走向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崇实学子们,都不该被我们忘记。这些真实的人物后来分别在《独药师》一书中化为“徐竟”、“王保鹤”、“伊普特”、“艾琳”、“季昨非”、“陶文贝”等等重要角色。

为一代奋斗者书写,记下这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法推卸的责任。写不出他们以及那片土地,也是我内心长期不安的一个原因。新文化运动和那场革命仿佛远去了,但纪念却是永存的。在这纪念中,我们尤其不应忽略一些核心地带的核心人物。只要打开了那部封存的历史画卷,我们就会听到振聋发聩的呐喊与嘶嘶。

翻阅史料时,令我惊异的是,将一生所有热情与精力都贡献给了革命的先烈徐镜心,这位从实际上看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筹划起义大事的壮怀激烈的首领,竟然还于百忙中写了一部《长生指要》。这使我领悟:革命先烈内心深处仍是极为珍惜生命的。

半岛多么瑰丽,半岛多么伟大,半岛多么神奇。半岛上有一些强强的心灵,我将《独药师》献给他们。